

上下五千年，東西十萬里

清宮中的百什件

嵇若昕



圖一a 清 雕紫檀多寶格方匣（內貯珍玩三十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台北故宮」）的珍藏中，有一類文物——多寶格，因為集大成地貯藏了各式各樣的小古玩，甚受國內外人士歡迎。記得當年（約二十年前）學術界前輩馮先銘與耿寶昌兩位老先生第一次看到台北故宮的「珍玩多寶格」展覽時，臉上微微露出激動的神情，詢問之下，這兩位北京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北京故宮」）的資深研究人員表示：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以後，北京故宮在重新整理典藏的文物時，多依質材、類別分別收貯，所以原來多寶格中的文物各依其質材、類別分別併入其他書畫、銅器、瓷器、玉器或文具等類

文物中，當時未曾留下詳盡的紀錄，如今多僅剩空櫃匣了！

兩年前曾藉執行國科會研究計畫前往北京故宮，發現在寧壽宮的珍寶展中亦有小型匣類多寶格中仍收貯著文物，此外如〈紫檀木甲子萬年盒〉中也仍坐著玉製人身十二生肖。因此，前述馮、耿兩位先生所感慨者應該僅是收貯文物較多的多寶格櫃匣，例如屬於「中華瑰寶」展覽中展品而赴美國紐約、芝加哥、舊金山以及華盛頓D.C.四大城市展出的〈清 雕紫檀多寶格方匣〉（內貯珍玩三十件，圖一）與〈清 戧金描漆龍鳳紋匣〉（內貯珍玩四十三件，圖二），屬於「帝國的回憶」展





圖一b



圖二 清 戩金描漆龍鳳紋匣（內貯珍玩四十三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覽中展品而赴法國巴黎大皇宮展出的〈清 雕紫檀龍紋多寶格小櫃〉（內貯珍玩四十七件，圖三），以及屬於「天子之寶」展覽中展品而赴德國柏林、波昂展出的〈清 竹絲纏枝番蓮多寶格圓盒〉（內貯珍玩二十七件，圖四），如果當年仍留在紫禁城，或將僅存空蕩蕩的櫃匣，徒供後人遺憾了！

近年為了解清朝內務府造辦處成做文物的情形，曾一一翻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製作的《活計檔》微卷。這批微卷是該館所收藏的清雍正元年（一七二三）至宣統三年（一九一〇）的內務府造辦處有關活計成做的檔案，雖然其中嘉慶前期（四年至十年，一七九九—一八〇五）似闕遺，然雍正、乾隆兩朝檔案甚夥，今該館將其製成微卷，台北故宮圖書館遂購藏了一整套，供世人進一步研究清朝內府承製文物的歷史。

翻閱這批檔案微卷的過程中發現，至少康熙皇帝已開始喜愛收集各式文玩後集貯在同一櫃匣內，在雍正朝的《活計檔》中稱之為「百事件」，乾隆時期《活計檔》則或作「百什件」，或作「百拾件」，有時也被書寫成「百式件」，嘉慶、道光、咸豐三朝的《活計檔》卻總作「百什件」，同治、光緒兩朝的《活計檔》則不見相關記載，宣統僅三年，更不見載錄。不論「百事件」、「百什件」或「百拾件」，其意總是指稱眾多、龐雜，即使載錄為「百式件」，



圖三 清 雕紫檀龍紋多寶格小櫃（內貯珍玩四十七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雖然不免有「式」、「事」音同之因，但是「百式件」也有眾多、龐雜之意涵。因此，除非引用原檔案文字，否則本文皆用「百什件」之名。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七日的《活計檔·匠作》記載清世宗傳旨：「將養心殿原陳設的『百事件』持來朕看。欽此。」其後接續載錄這個「百事件」的過往資料：原來它是康熙五十七年（一七一八）正月初八日奉旨交給「造辦處收著的錦匣」，其內「盛『百事件』一分，共計一百八十八件」；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十一月二十五



圖四 清 竹絲繚枝番蓮多寶格圓盒（內貯珍玩二十七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日點查完這個錦匣後，由首領太監徐智呈交「養心殿原陳設的百事件一分，隨細目摺一件」。

從這則檔案的附錄看來，康熙朝似乎並未稱這些裝盛文玩的櫃匣為「百事件」，僅將貯存其中的眾多文玩統稱「百事件」，可是沒多久，聖祖薨逝，內廷似已將其與文玩統稱為「百事件」。

乾隆朝有六十年，加上清高宗以太上皇身分訓政的三年餘，《活計檔》中有關百什件的檔案遂夥，甚至乾隆二十一年至三十三年（一七五六一—一七六七）的《活計檔》中，尚且有專以「百什件」為檔案類目而單獨集結的情形。由此可知，除了主政時間長之外，清高宗個人對於將時做文玩與古玩合貯起來賞玩的興趣更為突出。這些古今文玩，早者有新石器時代末期屬於良渚文化的玉器，距今約有五千年了；晚者則是當時完成的器物、書畫，再加上東瀛與西洋的文物，真是琳瑯滿目，目不暇

給，「上下五千年，東西十萬里」之譽當之無愧。

乾隆時期，中、大型的百什件往往以殿閣為名，例如「靜怡軒百什件」、「三友軒百什件」、「翠雲館百什件」，有的百什件或逕稱之為「寶貝格」、「多寶格」、「博古格」、「萬寶箱」、「清玩閣」等，甚至賦予中、小型的百什件更雅致的名稱，諸如「瓊瑤簫」、「琬琰集」、「集瓊藻」、「瑾瑜匣」、「瑯玕聚」、「琳瑯筍」、「天府球琳」、「天球合璧」等等，此外尚有以櫃匣質材為名者，例如「紫檀木萬年甲子盒」、「鑲白檀香邊百什件箱」等；最後這個名稱——「鑲白檀香邊百什件箱」又將「百什件」僅指稱內貯的文玩了。除此之外，「百什件」亦可作為功能的形容詞，例如設於九洲清宴的「百什件紫檀大櫃」，即是一例。

雖然如此，在檔案中也出現將僅收貯玉器者又自百什件中剔除，單獨稱為玉器廳，



圖五 清 乾隆「集瓊藻」木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以「琳瑯筍」為例，在《活計檔》中多載錄為玉器屨，但是乾隆十年（一七四五）五月初一日〈匣作〉檔案中卻作「琳瑯筍」百什件，而在前一則檔案〈匣作〉，四月二十八日中即作「琳瑯筍」玉器屨」。可見得當時百什件主要稱收貯各種質材文物的櫃匣，但是有時僅收貯單一質材者也可稱之。

在清高宗的心目中，對於百什件似乎有高下等級之分，比較好的文物多收貯入「多寶格」，例如在乾隆三年（一七三八）正月四日清高宗傳旨：「將上等古銅圖章六十八方入『多寶格』，選一匣盛裝，……再將次等古銅圖章二十方入『萬寶箱』，亦選一小匣盛裝。」在檔案中還發現皇帝傳旨臣工認看交出的古玩，是否入得多寶格，例如乾隆六年（一七四一）十二月初一日，皇帝交出一件汝釉小花插，並「傳旨著認看人得『多寶格』，人不得？」第二天經「方西華看得……係頭等，入

得『多寶格』」；而乾隆八年（一七四三）正月二十三日內廷又交出一件青綠雙頭雞陳設，並且「傳旨著認看人得『多寶格』？人不得『多寶格』？」兩天後經「佛保認看，人不得『多寶格』」；又如乾隆三年十月十四日皇帝命人將收貯在「瑾瑜匣」中的「白磁戰耳爐」持出著人認看，「若好，人在『多寶格』內」，結果第二天回報：其乃「平常之磁」，遂仍貯入「瑾瑜匣」；類似的記載，不勝枚舉。

除了貯放在紫禁城各宮殿中的百什件外，亦有一部份百什件貯放在行宮圓明園的殿閣裡。除此之外，皇帝出巡或北狩時，萬幾餘暇時還是常常需要藉玩賞百什件來怡情，即便是貯放在各宮殿理的小型百什件，也不適宜在出外而缺乏御桌時，打開來賞完，於是遂有了「出外百什件」的創發，在檔案中稱為「出外百什（拾）件桌（子）」、「出外桌子」、「出外折疊（楠木）

百什（拾）件桌（子）」等等，不論是否加「桌」或「桌子」，「出外」二字乃基本區別，桌子僅示其形，臺北故宮的珍藏中，或即有兩個從紫禁城帶出來的出外百什件。一件外型即作一個無四腿的木桌之形（金一一六五，故雜512），



圖六 清 紫檀木萬年甲子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下有三個抽屜，珍玩貯其中，四條桌腿亦收貯於桌面下。皇帝出外賞玩時，將四條桌腿取出，架好後即可從抽屜中挑選收貯其內的珍玩，置於桌面欣賞、把玩。另一件出外百什件（金一一六六）的桌子本身似未隨之來台，僅分裝、運來其中的珍玩與四條桌腿。從原始編號可知，這兩個出外百什件原相連收貯於紫禁城內永壽宮的後殿。不論桌子是否隨之來台，當年貯存於其中的文物已因質材不同，被分裝在不同木箱中，運出北平時或歸入玉器，或歸入文具，極小部分仍集成一個出外百什件，若非原集千字文編號，將不知它們乃原收貯在同一個出外百什件中。

不知從何時開始，清宮舊藏的百什件，尤其是小型者，被一律稱為「多寶格」，在故宮博物院於民國四十年代初期在台北溝所編製的帳冊中，即將這類百什件輯成一本帳冊，名之為《多寶格》，目前已發現《活計檔》中曾敘及

的百什件中，有「集瓊藻」（圖五）、「瑾瑜匣」與一個〈紫檀木萬年甲子盒〉（圖六）珍藏於台北故宮，不過北京故宮也收藏至少兩個「紫檀木萬年甲子盒」。在台北故宮的《多寶格》舊帳冊稱「集瓊藻」為「多寶箱」，「瑾瑜匣」為「硬木多寶箱」。其實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八月下旬至十月下旬，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的文物點查小組清點這些文物時，在帳冊——《故宮物品點查報告》中分別稱之為「嵌牙硬木匣」與「硬木多寶箱」。至於台北故宮所藏的「紫檀木萬年甲子盒」，在舊帳冊稱之為「萬年甲子木盒」，清室善後委員會出版的《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則僅稱為「萬年甲子盒」。此外，例如台北故宮所藏「竹黃貼花多寶箱」，在舊帳冊中名「棕竹多寶箱」，《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則稱「黃楊木多寶箱」。至於另一件外型與「集瓊藻」百什件相似，目前也收貯於同一個鐵箱中的一件百什件，在

《多寶格》舊帳冊中名「嵌螺鈿硬木多寶箱」，《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則名為「嵌螺鈿硬木匣」。茲將其名稱演變列如表一。

除了最後一個出外百什件原貯於永壽宮後殿外，其餘幾個百什件原皆收貯於紫禁城養心殿的華滋堂或燕喜堂中，其實台北故宮還珍藏一些未收錄入《多寶格》帳冊中的百什件，其原因相當複雜，有的百什件因為所貯存文物以玉器為主，遂歸入《玉器》帳冊中，也有雖然玉器不少，但有不只一、兩冊的書畫作品，遂被歸入雜項類，例如一件點查號為呂三四九七²⁹的漆盒，原貯放在養心殿之廂房的一個木箱中，這個木箱的點查號即為呂三四九七，清點至第二十九件即為漆盒，《故宮物品點查報告》載錄為「金漆多寶格」，民國九十一年至九十三年（二〇〇二—二〇〇四）的「清宮蒔繪」特展時曾展出這個漆盒，當時定名為《清 梅蒔繪四層提盒》（圖七），其內

所收貯的四層共二十件玉器與四件冊頁並未隨同展出。雖然如此，依據《故宮物品點查報告》載錄的舊名，這個漆盒應也是乾隆朝內廷所指稱的百什件之一。

不知何因，當年在傳為易培基盜竊案的審理期間，前述這個漆盒與前述台北故宮所藏的無桌子之出外百什件（金一一六六）也一併被封存，故而民國二十年代文物離開紫禁城在上海整理造冊時，被列入「公」字箱中，成為《雜項（二）》帳冊中成員，前者載錄為「金漆多寶閣」，後者因缺桌子，並未見記載，但是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中亦記錄為「多寶匣」。

在《活計檔》中，提到最多次的百什件乃「多寶格」，依其所敘，「多寶格」或為大型百什件。根據乾隆四年（一七三九）二月十七日《玉作》中的記載，這個深受清高宗重視的「多寶格」貯藏於乾清宮東暖閣，經查《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卷二所載錄當時所

點查的乾清宮東暖閣中文物，並無稱為「多寶格」者，今後可依據檔案的相關記載，詳細比對後或可有所發現。

除了「多寶格」外，《活計檔》中有關「集瓊藻」、「瑾瑜匣」的檔案也不少，尤其是「瑾瑜匣」，其相關檔案

表一：百什件名稱演變舉隅

清宮原名	《故宮物品點查報告》中定名	《多寶格》中定名	「珍玩多寶格」展覽中定名（民國九十一年，2002撤下）	備註
集瓊藻	嵌牙硬木盒	多寶箱	清 乾隆「集瓊藻」木箱	點查號：呂二〇五八
瑾瑜匣	硬木多寶箱	硬木多寶箱		未展出；點查號：呂二〇六二
紫檀木萬年甲子盒	萬年甲子盒	萬年甲子木盒	清 雕紫檀萬年甲子盒	不止一件，台北故宮所藏者點查號：呂一九七七
	黃楊木多寶箱	棕竹多寶箱	清 竹黃貼花多寶箱	點查號：呂二〇六一
	嵌螺鈿硬木匣	嵌螺鈿硬木多寶箱		未展出；點查號：呂一六六二
	多寶匣	多寶格匣		出外百什件；未展出；點查號：金一一六五

資料來源：《活計檔》、《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多寶格》清冊、《珍玩多寶格展覽清冊》等



圖七 清 梅時繪四層提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至少有十一則，茲經初步整理後臚列如表二、表三。

依據檔案，「瑾瑜匣」蓋面有鑲嵌而成的「瑾瑜匣」乾隆戊午集成」題簽，如今「瑾瑜匣」罩蓋的嵌件已脫落不全，但是遺痕歷歷，題簽楷書字跡清晰。關於「集瓊藻」蓋面的鑲嵌題簽，《活計檔》

並未記載，但是實物通身的象牙嵌件仍大致完好，蓋面題簽之楷書「集瓊藻」與其下方雙行年款——「乾隆辛酉年集成」共十字的嵌件仍算完整。乾隆戊午即乾隆三年，「瑾瑜匣」內的各式各樣文玩在此年的最後一個月配做完成，三年後（乾隆六年）即為辛酉年，「集瓊藻」中的文玩亦當在辛酉年配做完。

目前，在「集瓊藻」與「瑾瑜匣」這兩個百什件中，皆仍收存了當時內廷所編錄各自內貯珍玩的原始清冊（故雜254與故雜1080），作冊頁式，依層詳列所收貯的文物，封面各題刻有楷書「集瓊藻」與「瑾瑜匣」三字，例如「集瓊藻」百什件的第二層有「洋磁鑲牙方合（盒）一件」，其內附漢玉螭佩，另有「鄒一桂梅花詩扇一柄、洋漆方合（盒）一件、玻黎（璃）鼻煙壺一件、漢玉雙螭墨床一件、白玉繩環珮一件、漢玉蓮嬰一件、商（鑲）金花插一件、御筆梅花玉帖玉插屏一件」等等，

「瑾瑜匣」百什件的第一層有碧玉秋葉筆揲、白玉夔芝書鎮、漢玉夔龍環、碧玉四喜鈎環、漢玉夔龍珮、白玉年年福壽如意、紅瑪瑙太平車、甘黃太極金符、白玉夔龍珮、碧玉盧中璧、漢玉雙喜珮、白玉夔龍鎮、青玉雙螯合符、漢玉乳丁璧等等。

雖然目前這兩個百什件中收貯珍玩的規格有些空缺，有少部分珍玩佚失，然仍泰半留存，「集瓊藻」仍收貯了五十六件珍玩，「瑾瑜匣」更多，有兩百七十五件之多。這些珍玩不乏聞名遐邇的精品，例如台北故宮所藏的一件清初內廷牙匠黃振效於乾隆四年七月完成的象牙仙工套盒，即為「集瓊藻」中的珍玩。這件套盒共有十一個象牙盒（圖八，故離119-129），其中大小形狀不同的十個小盒，皆需裝入最大盒中，十個小盒或附果盤，或連鏈附動物、瓜果，或僅連鏈而以鏤空葫蘆形小牙飾、磬形小牙飾連接，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其中有數個小盒之蓋



面、器身飾鏤空活紋，實可謂集精鏤細刻之極致。最大盒長僅四·一公分，寬僅二·八公分，高僅一·七公分，器身底面陰刻填黑楷款：「乾隆己未巧月，小臣黃振效恭製。」乾隆己未巧月即乾隆四年七月。至於「瑾瑜匣」中收貯

的珍玩更是精彩絕倫，以象牙雕刻品為例，著名的象牙茜色蒲蘆式盒（圖九）與葉形筆硯（圖十，即筆換），雕工精細，茜色生動，都是「瑾瑜匣」中的珍玩。蒲蘆式盒（故離184）盒長八·四公分，寬四·六七公分，高僅二·二八公分，全器就像一個俗稱葫蘆的瓜形，自瓜蒂伸出的藤蔓迴轉於蓋面，浮雕四葉、一花與一小瓜，藤蔓與小瓜染成綠色，六瓣朵花則染成淺綠；蓋面右下方浮雕一隻微側身展翅蝙蝠，並染成暗紅色。此件象牙盒附帶一件鏤空瓜瓞紋座，最厚處僅有〇·八六公分，乍看或以為乃用紫檀木製成，其實是用象牙精雕後染成木質髹漆的顏色。至於葉形筆硯（故離177）更見輕巧，全器以染成鮮綠色的桑葉為主角，長與寬僅約七·三公分，近一葉瓣處淺浮雕一小甲蟲，近葉柄處浮雕小枝葉與桑椹果實，枝葉間棲息著一隻螳螂、一隻蜘蛛與一蟬，各依其自然生態茜染深黑、灰白、鵝黃、淺綠諸色，

編號	紀錄時間 (年/月/日)	記錄單位、作坊	相關內容	備註
1	九/九/八	匣作	奉旨將「天府球琳」、「天球合璧」、「集瓊藻」百什件與「琳瑯筍」玉器匣俱用魚白雲鳳裱綾糊裡，……	
2	九/十/十一	匣作	傳旨現作百什件，五日一次伺候呈覽。幾時做得九分成果？全完幾時做得？著定限回奏。	「天府球琳」、「天球合璧」、「瑯玕聚」、「集瓊藻」、「琬琰集」、「瓊瑤籤」、「瑾瑜匣」合牌樣已做完、看准。「集瓊藻」係楠木胎糊錦面綾裡，需「年內」完成。
3	九/十/二十六	匣作	「集瓊藻」准用皇帝梅花萬字錦糊做。	
4	十/十一/十二	匣作	傳旨將「集瓊藻」百什件箱子不齊全處收拾。	當月十四日收拾好後交進內廷。
5	十三/七/十八	匣作	傳旨將「集瓊藻」百什件箱配做文錦邊、一字一畫外套箱，先作樣呈覽，准時再做。	十月初二日將配得的文錦邊字畫外套箱呈進。
6	十八/正/十	廣木作	傳旨紫檀木螺鈿「集瓊藻」箱上螺鈿花紋換用白象牙做。	七月初四日將換得白象牙花紋的紫檀木「集瓊藻」百什件呈進。

表二：乾隆朝《活計檔》有關「集瓊藻」之檔案



圖八 清 黃效振雕象牙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編號	紀錄時間 (年/月/日)	記錄單位、作坊	相關內容	備註
1	三/三/二十九	匣作	鑲嵌紫檀木罩套豆瓣楠木屨百什件定名「瑾瑜匣」，並在罩套上鑲嵌「瑾瑜匣、乾隆戊午集成」簽子，並傳旨對內貯部分文物進行更換、修整等情事，例如頭層屨內硯平常，另配做一古硯。四月初八日漢玉詠虞換入屨內，外套箱四邊夔龍紋與簽子用雲母鑲嵌。四月十四日「瑾瑜匣」內准照銅燒古鑲金鐘架紙樣做。五月十八日著唐岱、金昆各為「瑾瑜匣」隨意畫一冊頁。七月初九日交定窠碟、瑤瑤碟各一件呈覽，奉旨入「瑾瑜匣」；十一月二十日呈進金昆所畫白描冊頁一冊。	十二月初五日將配做完「瑾瑜匣」百什件呈進。
2	三/十/十四	匣作	傳旨將「瑾瑜匣」等百十件伺候呈覽。清高宗玩賞後將其內貯一硯留下，原匣持出，並傳旨將其中白磁戰耳爐持出著認看，若好入在「多寶格」內，其爐空處另補做一法瑤爐，若如若平常，仍裝入其原空處。	十五日認看得乃平常之磁，遂入回原處。
3	五/十一/三	匣作	傳旨收拾「瑾瑜匣」內蟲蛀處。	翌日即收拾好呈進。
4	九/八/十	匣作	十一日將「瓊瑤斲」、「瑾瑜匣」、「萬寶箱」、「清玩閣」呈覽。	俱各留下。
5	九/八/二十五	匣作	傳旨將「瑾瑜匣」屨內半圓古玩格子面上鑲邊嵌錦，背後糊古色紙，口藍綾邊，中間著畫宣紙畫片二張糊上。抽屨內配做象牙腰圍盒，兩邊配畫二軸。	九月初四日交張鵬沖(翀)、鄒一桂畫各一張，傳旨交「秘殿珠林」裱畫後入「瑾瑜匣」。
6	九/十/十一	匣作	傳旨現作百什件，五日一次伺候呈覽。幾時做得九分成果？全完幾時做得？著定限回奏。	「天府球琳」、「天球合璧」、「瑯玕聚」、「集瓊藻」、「琬琰集」、「瓊瑤斲」、「瑾瑜匣」合牌樣已做完、看准。「瑾瑜匣」係花梨木燙蠟，需「明年五月」完成。
7	九/十一/二十	匣作	「瑾瑜匣」裝得古玩；屨內定窠瓜式壺由楊起雲認看係好的，然嘴隨(雖)破不方(妨)事；奉旨：將壺嘴收拾好，配座，入多寶格。	十年正月初五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將定窠瓜式壺認看得平常，入不多寶格；奉旨：既入不得多寶格，仍入百什件。
8	十/三/二十一	記事錄	無花梨木成做「瑾瑜匣」屨；奉旨：用花楠木做。	
9	十三/四/十一	匣作	交「瑾瑜匣」內紫檀木屨一件，並內盛文物清單。奉旨：將屨上鍍金蠟去除，另做。	十一月十七日呈進換得蝠的「瑾瑜匣」內紫檀木屨一件。
10	十三/四/十三	匣作	傳旨：「瑾瑜匣」百什件頭、二層屨內紫檀木小格，隔斷甚碎，改做隔斷，先做樣呈覽。……古玩上紅象牙座子著俱各茜紫檀木色。	十一月十七日呈進改做得隔斷的「瑾瑜匣」百什件。
11	十三/八/十	如意館	「瑾瑜匣」百什件內紫檀木小格著余省畫扇面式畫。	十九日將畫得之畫貼在「瑾瑜匣」百什件內小格子上。

表三：乾隆朝《活計檔》有關「瑾瑜匣」之檔案



圖九 清 雕象牙茜色蒲蘆式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栩栩如生。除此之外，葉形筆
規的鏤空小座乍看彷彿是一件
仿古紋飾的紫檀木座，實亦用
一小塊象牙精雕後染成木質鬆
漆之色。這兩件茜色牙座或即



圖十 清 雕象牙葉形筆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因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四
月十三日清高宗傳旨，方染成
「紫檀木色」。〈《活計檔·
匣作》〉
此外，台北故宮甚受觀
眾喜愛、推崇的一件底部毫
芒細刻蘇東坡「後赤壁賦」
全文三百餘字的橄欖核舟（故
雕182，圖十一），原即收貯
在「瑾瑜匣」中。這件核舟高
僅一·六公分，長僅三·四
公分，寬僅一·四公分，舟
上門窗具備，開闔自如，艙
棚上雕刻席紋，舟上備有繩
索與帆，艙內桌案上杯盤狼



圖十一 清 陳祖章雕橄欖核小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藉，東坡與二客坐於艙內，艙
前童子三人，舟子一人，船尾
舵手一人，舟上共計八人。舟
底「後赤壁賦」文後有行書刻
款：「乾隆丁巳五月，臣陳祖



圖十二 明 陸子岡款識的青玉方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章恭製」。乾隆丁巳即乾隆二年，陳祖章是來自於廣東的牙匠，雍正七年（一七二九）由當時署理粵海關監督的祖秉圭選送進京，初期表現似乎並不突出，但在這件核舟完成當年年底，成為有檔案紀錄的內務府造辦處的匠役中，每月所支錢糧銀最高者，這件橄欖核舟也成為乾隆初期宮廷內「蘇州樣，廣州匠」作品的實例。

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八月二十五日的《活計檔·匣作》中曾記載：清高宗傳旨為「瑾瑜匣」抽屜內配做象牙腰圓盒，兩邊配畫二軸，



圖十三 舊玉三希堂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結果由張鵬翀與鄒一桂各畫一張，如今「瑾瑜匣」中所收貯的一幅張鵬翀畫的山水軸（故畫3821）與鄒一桂畫的菊花軸（故畫3822）或即是檔案所記

者。除了前述這幾件珍玩外，「瑾瑜匣」中還收貯了一件有明代中期著名玉工陸子岡款識的青玉方盒，蓋面淺琢山水樓閣與一對展翅翔鶴，右上方淺浮雕雙行草書「海屋添籌」四字，下接篆文方印，曰：「子岡」，器底中央淺浮雕「珍玩」方篆印。（圖十二）更有甚者，「瑾瑜匣」中還貯藏了一方玉璽，印文即為乾隆皇帝的書房名稱——「三希堂」三字。（圖十三）

從前述這些有關「集瓊藻」與「瑾瑜匣」的檔案，以及現仍收貯其內的實物舉隅，都一再地告訴今人：乾隆朝前二十年，皇帝是多麼地以玩賞、整理百什件為幾暇怡情的樂事，「集瓊藻」與「瑾瑜匣」也曾如此地擄獲帝心。這兩個曾經乾隆皇帝投注心力收集、整理的百什件，仍然大致完好地留存，今人有幸仍能得見，或可一窺當年它們在主人萬幾餘暇時，陪伴著主人消磨光陰、怡情遣性的情形！

